



之，便於記憶也。又佛說法，是平鋪直叙，無雕琢之功，故譯佛典不能用駢體文，於是就產生了偈文（頌），與散文合譯，逐漸把中國文學的形式改變了。同時也逐漸地染上了佛學的色彩，使中國傳統的思想也改變了。

中國文學，本來就相當發達，我國文學上最早的著作是詩經，在西周時代就有了。中國的小說淵源雖很早，在先秦文學裏面，早已播下了種子，然而受了儒家思想「子不語：怪、力、亂、神。」的影響，發達得並不快。中國小說的起源是由於民間傳說、神話和故事，以及文人筆下的寓言。直到漢代，小說這個名詞才見於漢書，到兩晉南北朝，由於佛道兩家思想興起，小說才昂然出頭。兩晉、南北朝的著名小說可考的有幾篇是描寫神怪和因果報應的，比如劉敬叔的異苑，張華的博物志，王嘉的拾遺記，顏之推的集靈記等。這也就是亂世文學的產品，正像今天偵探小說，武俠小說的風行一樣。文人思想也深受佛教和老莊哲學的影響，兩晉、南北朝時五胡亂華，民不聊生，文人學士，感傷時事而回天乏術，便抱着逃世的思想，傾其才思於詩酒田園，因而產生了田園文學。

佛教徒爲了傳教，在唐朝運用「變文」深入民間，因爲「變文」，有散文也有韻文，並且不假雕琢，平鋪直叙，由此白話文開始，一直發展下來，到明清小說，都是文中有詩（韻文），詩中有文的，就是受了印度文學的影響，直到民國以後，由於受西洋文學的影響，才把韻文除消，完全用散文寫小說。

唐代大文豪柳宗元，對於佛道都有相當的認識，沒有把自己的思想囿於一家，因此流露在文章裏面的，決不像韓愈的作繭自縛。是清新俊逸，自由奔放，尤其是寫山水性靈處，文辭的優美，遠非扳起面孔，作繭自縛的韓愈之可比擬。韓愈則因崇信儒教，力排佛老，所以文章裏面，學究氣氛過重。

宋明新儒學的產生更受佛教的影響。宋明儒學內在精神，幾乎全與禪學意趣發生密切關係，而禪學是佛學中主要學派之一。禪學是要明心見性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而宋明儒學也談盡心知性，知性知天的道理。這都是要人從自心中體認自家本來是佛

、是堯舜。宋明儒學，不僅把印度佛學思想完全移植過來，並且融化爲己有，成爲宋明理學。由此可見宋明儒學是參照禪學明心見性的工夫，而回歸到先秦儒家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之道，使人性昇華，從日常生活當中便可達到人人皆爲堯舜。

宋詩很受現代一般詩人喜愛。宋詩的特徵有二：一是以語體文入詩，一是以禪理入詩，宋詩雖由唐詩蛻變而成，但能自創一新境界，即凡有所作，都是據情直書，不假辭藻雕飾。擺脫聲律束縛，是唐詩的解放；而宋詩的白話化，更添加了若干新的氣氛，其受到佛教的影響是不能忽視的。

宋朝時，理學家首先吸收禪理，又由於理學家的媒介，於是了空悟性一切玄機，幾乎成爲宋代詩人的口頭禪，把這些禪理滲入詩裏，又養成了詩人胸中的一股妙趣，造成詩的清靈境界。

蘇軾的詩，可謂洋洋大觀，記事狀物，抒情寫景，無所不有，無所不工。又因爲蘇詩意境深入禪理，所以說：「淋漓大筆千年在，字字華嚴法界來」，歷來蘇軾的詩，都有最高的評價。蘇軾的赤壁賦中有「橫槩賦詩，而今安在」的句子，都是看破紅塵的思想，對於金錢，榮華富貴，都視爲無常、無實的。

佛教影響了中國文學，佛教思想影響了中國傳統思想，但佛教本身亦受中國儒道思想的影響，而建立了中國化佛學的體系。今日的佛教可以說是中國的佛教，在形式、意義、精神各方面，與原有出自印度的佛教，已有很大的區別了。

於此世界中，從非怨止怨，惟以忍勝怨，此古聖常法。

——法句經

× × × × ×

仰止唯佛陀，完成在人格，人成則佛成，是名眞現實。

——太虛大師